

新浪原创经典
WANG YUN GE

挽云歌

WAN YUN GE

就是那一刻吧

一抹残雪·两树梅花

我是飞掠过你脸的霞

就在那风与云相会的刹那

你的眼底

就是我一生了吧

楚晴◎著 国内言情首席女作家曾炜真诚推荐

新浪原创文学大赛主半程榜眼、言情盟主旖旎美作

朝華出版社





挽云歌

WAN YUN GE

楚晴◎著

朝華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挽云歌/楚晴著. —北京:朝华出版社, 2006.4

ISBN 7-5054-1570-0

I.挽... II.楚... III.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33866 号

挽云歌

作 者 楚 晴

出 版 人 田 辉

策划编辑 田 辉 张宏宇

责任编辑 张宏宇

特约监制 李耀辉

特约编辑 崔晓燕

封面设计 门乃婷

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车公庄西路 35 号 邮政编码 100044

电 话 (010)68433188(总编室)
(010)68413840 68433213(发行部)

传 真 (010)88415258(发行部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×1000 毫米 1/16 字 数 163 千字

印 张 13.5 彩 插 4

版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版 别 平

书 号 ISBN 7-5054-1570-0 / G·0937

定 价 22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







門青燈照壁人初逢冷月

玉惱忽去至又逢

何處花開月正明

何處花開月正明



一·滴水之恩

1

他侧身伏在榻上，只露出半边面颊，双目紧闭，
扇睫投下的深深阴影映在苍白得近乎透明的脸庞上，只觉脆弱得让人心痛。

二·隐隐烟波

11

紧接着，珠帘一动，说话的男子挑帘而出，一袭白衣，俊美得摄人心魄，
连一直一动不动的杜若兰此时也忍不住抬起头来向楼上望去。

三·玉宇云楼

27

就在王彦伸手推门的那一刹那，门却开了，从里面。开门的是一白衣少年，十五六岁年纪，眉目如画一般。

四·蕊珠贝阙

39

他本不是很容易就为人左右的，此时却也忍不住转向右边——
她站在一株红梅之旁，但他可以打赌，他是先看着她——因为她实在要比那株红梅耀眼许多。

五·国难当头

66

不会是一天吧？云倦初的声音好像是从天边飘来，清浅的笑意绽放在他苍白如雪的俊颜。
他的眉宇之间竟又散发出淡淡的光彩来，超脱平和，甚至轻松坦然。

十·云中飘雪

188

他走得飞快，快到开始喘息，却一步也不敢放缓，仿佛这早春的风中有什么在牵引着他，牵引着他的步履，让他从天上一直寻到人间，寻到夕阳的那头——那头，他的生命！

九·天意弄人

170

云倦初就站在他的面前，清雅地微笑着，一袭白衣，未着龙袍，文武百官乃至整个天下却全都跪在他的身后，是的，他的身后！即使他已将皇位归还，即使他已走下金殿，可他的辉光却是那么遮掩不住，直教头戴皇冠的自己自惭形秽。

八·生死契阔

122

焯羽！云倦初不确定地轻唤，心里真希望眼前的一切都只是一场噩梦，当他从梦中醒来，方焯羽便又站在他的面前，用新月般的眼睛对他微笑，再叫他一声：公子。

七·九五至尊

101

原先寂静的城池中爆发出山一般屹然的呼声——吾皇万岁，万岁，万万岁——云倦初真的成为了大宋皇帝！

六·只身赴险

80

完颜宗望像是明白了什么，眼中精光忽现，一挥手，所有的亲兵都放下了钢刀，他自己则对云倦初一个抱拳：请！云倦初微微颌首，一撩袍角，大步跨进殿内。





滴水之恩

WAN YUN GE

滴水之恩

他侧身伏在榻上，只露出半边面颊，双目紧闭，
扇睫投下的深深阴影映在苍白得近乎透明的脸庞上，只觉脆弱得让人心痛。

滴水之恩

一·滴水之恩

WAN YUN GE



他侧身伏在榻上，只露出半边面颊，双目紧闭，
扇睫投下的深深阴影映在苍白得近乎透明的脸庞上，只觉脆弱得让人心痛。

宋徽宗政和七年

纷纷的白雪飘扬于天地之间，染得人间一片洁白。银装素裹之中，忽有朵朵烟花直冲九霄，绽开在玉屑纷飞的天空，引来地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中阵阵兴高采烈的欢呼。

又是一年除夕夜，东京汴梁照旧的烟花，市集，灯火，欢乐。

汴河两岸人山人海，灯火通明，喜庆的灯笼照亮了每个店铺或大或小、但都擦得雪亮的招牌，也照亮了街市上男女老幼一例的欢乐笑脸；汴河之上水波澹澹，桥如彩虹，船似游龙，流光溢彩。

真好一幅繁华丽景！

相对于民间的喧闹，一向歌舞升平的皇宫，今日却显得有些冷清。白雪覆盖的亭台楼阁在烟火的映衬下，机械地反射出忽亮忽暗的光华，无力，甚至苍白。偌大的皇宫旷若无人，只有长明的灯火还隐约昭显着几分节日的气氛。

几个人神色匆匆地走在通往皇宫深处的甬道上，甬道的尽头是一座漆黑的宫殿——这里大概是今夜全城惟一没亮灯火的地方。

仿佛是被人世遗忘的角落，外面的喧闹与繁华丝毫也透不进这里高厚的墙壁，只有冷风和飞雪可以轻而易举地闯入，将整座宫殿

冻成了冰坨。

冰封之中惟一的温暖是前庭里生着的一堆火，两个军士围火而坐。

虽然穿了厚重的棉衣，两个人还是冻不停地哆嗦。其中一个年长些的军士向火里又丢了一块柴，火焰陡然蹿升了寸许，但很快又淹没在接踵而来的风雪之中。

“老李，你说，这皇帝老子心还真狠。”年轻些的军士呵着手说，“自己的儿子也说关就关，害得我们也大冷天的跟着受罪。”

“不想活啦！皇上的事也轮得到你多嘴！”老李瞪了年轻军士一眼，说道，“再说，皇上他儿子多了，也不缺这么一个。”

年轻军士点点头，附和道：“说得也是——也不知里面这位犯了什么事——还是个孩子呢，怪可怜的。”

“皇家的事谁说得准？你也甭打听。”老李见怪不怪地说，“当心杀头。”

年轻军士向身后的宫殿望了望，说：“你说怪不怪，里边这位自从关进来倒是不哭也不闹……”

“连声儿都没有。”说着，老李也忍不住向殿内望去。

宫殿并不深，所以里面虽没有点灯，但借着火光，殿内的陈设也依然能瞧见个轮廓。屈指可数的几件家具中有一张卧榻，榻上伏着一个只着白色单衣的少年。也许是白衣与黑夜构成了反差，那少年的轮廓身形竟是如此的清晰可辨：他侧身伏在榻上，只露出半边面颊，双目紧闭，扇睫投下的深深阴影映在苍白得近乎透明的脸庞上，只觉脆弱得让人心痛。可即使憔悴若此，却也难掩他天生俊秀，黑夜之中也隐隐能感到他的清俊绝伦。

年轻军士叹了口气说：“大冷天的，他就那么躺着，别已经……”

老李啐了他一口：“胡说些什么？刚才还听他又咳了几声。”



年轻军士心中不服，争辩道：“他才几岁？这么咳下去，你说他还能活多久？”

老李不理他，自言自语似的低声说：“也许他一心求死，也说不定……”话说了一半，他忽然停住了，眼睛死死地盯着庭外，脸上竟露出骇然的神色来。

“怎么了？”年轻军士见他神色不对，也跟着向外望去，很快也愣住了。

原来外面不知何时已站着几个人，正用冷冷的目光看向两人。

“大皇子！”老李先灵醒过来，忙伏地高呼。

年轻军士也连忙跪下，跟着喊道：“大皇子千岁！”

大皇子赵桓“哼”了一声走进来，冷冷说道：“刚才你们两个都在说些什么？”

两个军士吓得面如土色，一个劲儿地磕头求饶。

赵桓却不再理会他们，径直走入殿中。

“七弟？”赵桓边走边唤，却无人回应。他眉头一皱，疾步走到榻边，扶起榻上的少年，连摇带晃地又呼几声：“七弟，七弟！”

少年这才悠悠转醒，睁开双眼，瞳中飞掠过一抹欣喜的神色，他动了动嘴唇，想唤声什么，但最终他还是将那个已到嘴边的称呼给咽了下去。

赵桓并没有注意到少年情绪的微妙变化，见他醒来，先是宽了宽心，又复皱眉，说道：“怎么连盏灯也不点？”

少年苦笑，似想出言阻止，赵桓的手下已取出火折，点亮了灯火。

殿内一下子亮了许多，少年的病容也在赵桓面前暴露无遗。见他衣着单薄，神色憔悴，赵桓眉头皱得更紧，说道：“大冷天的，你就穿这个？”说着，就动手解自己身上的大氅。

“不用了。”少年终于开口，气若游丝。

赵桓却不理他，硬将大氅披在他身上，说道：“难道让我看着你冻死？”

少年轻咳一声，随即苦笑：“反正我本来就是个该死的人了。”

“胡说什么！”赵桓低斥一声，然后道，“什么死不死的？！我还要救你出去呢！”

“你疯了？！”少年的声音一下子提高，更显得中气不足。

“当然没有。”赵桓坚定地说道，“都已经布置好了，你就跟我走吧。”

“你要……带我出宫？”少年惊道。

“不然怎么办？你又不让我去向父皇求情。”

“不……”少年刚说了一个字，便跟着一阵剧烈的咳嗽，他不支地伏在赵桓身前，一手掩口，咳得直不起腰来。

“你怎么病成这个样子！”赵桓扶住他的肩，只觉得大氅下的身躯瘦得可怜，心疼道，“我更得救你出去了。”

少年半晌才止住咳嗽，抬起头来，苍白的面颊上一双清眸格外明亮，他摇摇头，说道：“真的不用了。”声音很低，却很坚决。说罢，他摊开手心，竟赫然是几滴血！

赵桓一见，心登时凉了半截，他自然知道一个少年咳血的含义，不禁愣了。

少年的唇角竟微微地上扬，语调平静得不能再平静：“这已不是第一次了。”他顿了顿，仿佛下面的话需要仔细斟酌，方才说道：“大……殿下，请你别再为我费心了。”说到这里，他又一顿，神色之中有掩不住的凄凉，半天才说：“我……不配。”

赵桓只望着眼前的少年出神：这哪里像是一个十三岁的少年该有的语气？这简直就是一个垂死之人的消极、弃世！这双眼又哪里还像他那个聪颖淘气的七弟永远闪着光彩的灵眸？它们太过清澈，太



过平静，平静得简直不含一点生气！

赵桓心中一酸，不禁激动起来，他抓住少年的双肩，用力地摇晃着，仿佛是要把他心底最后的那点活力给拽将出来，他大声说道：“没什么配不配的！我只知道你便是我的七弟！我只认你这个七弟！”

听到这话，少年的眼眶一下子就湿了——他也并非无情之人，只是这世界伤他实在太深——自从被关进这里，他便已对这个世界不抱任何希望了，他已找不到任何能支持他活下去的理由。他的确是在等死，是在厌世，因为死对他来说早已是一种解脱。

十三年的天伦之乐、繁华迷梦，在那个夜晚骤然破灭，快得就像是一场噩梦，快得甚至让他来不及去喘息，去思考，汹涌而来的丧母之痛、图圈之灾就一下子将他吞没，一夜之间，他就由众人仰视的皇子沦为一个阶下囚徒。

他才十三岁啊，即使再聪颖，再伶俐，可面对这样突然的灾难，他又还能做些什么？除了承受，除了一死，他的确，别无选择——并非他弃世，实是世弃他。

他何尝不想活下去？可父皇的一纸圈禁密诏已明明白白地割断了他与这个皇室，乃至这个国家的血脉亲缘，更有那个惊天的秘密，山一般压在他的心头，让他几乎窒息。他不知道自己还有什么理由可以活下去，即使活下去了，他也不知该如何面对这片生他养他却又因他而抹上暗色的山河。

他真的无法面对啊！

所以他才一心求死，甚至等着父皇早些降下一道赐死诏书，彻底切断他与这片江山的所有瓜葛。他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被命运生生地扯断了线的风筝，他只能，坠落，别无选择。

赵桓的这几声“七弟”却好像是一根无形的线，挽住了风筝的坠势，声声敲开了他死寂已久的心门——这世上竟还有人把他当做亲

人看待！竟还有人对他怀着感情！

可这份建立在“兄弟”名分下的感情，又能在这个重视血统胜于人情的帝王之家维持多久呢？

心中虽这样想着，无澜的死水却还是有了微波的荡漾，少年眼中已有生机若隐若现。

这时，赵桓又说了一句话，这句话改变了太多人的一生——“只要这世上还有一个人爱你，你就该为他活下去。”

感动就这样漫天卷地地袭上沉寂的心头，驱散了久久盘桓的死亡阴影。

是的，只要有一人爱他，他就应该活着，哪怕将来会面对更加惨烈的结局。

少年忍不住哽咽，终于叫出了那声憋在心头许久的——“大哥”。

赵桓笑着，用力给了少年一个拥抱，兄弟相拥，都有热泪盈眶。

“肯跟我走了？”赵桓问。

少年点点头，问道：“你打算怎么做？父皇那边呢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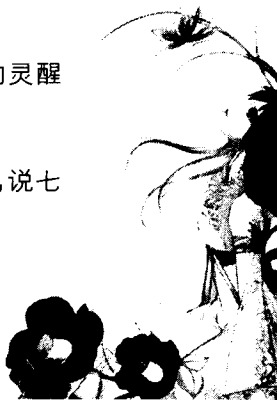
“父皇出宫与民同乐去了，宫里的人都从驾了，我也是偷偷溜回来的。”赵桓说着，转过身去，将自己的随从都招呼进来，其中一个身上还负着一个黑布口袋。

赵桓站起身来，对仍跪在门边的两个军士说道：“你们可想起了自己刚才都说了些什么？”

老李早已抢答道：“小的们今儿都睡死了，什么也没说，什么也没看见……”

年轻军士也忙跟着点头，虽说在宫里待得不久，可这样的灵醒他也还是有的。

赵桓冷笑了一声：“你们倒是很机灵。明日，你们就去禀告，说七皇子病死了，懂了吗？”



“小的明白，明白。”

少年正勉力下床，喘息着问：“大哥，要是有人验尸……”

赵桓扶住他，回答：“我已经打点好了，再说又是大过年的，这么不利的事，通常不会有人在意的。”说着，他便扶着少年往外走。

“等等……”少年忽然说。

“怎么了？”

少年指指那个黑布口袋：“那里面……？”

“是个乞儿，路边冻死的。”赵桓极简短地回答。

冻死的？少年下意识地点头，身在皇宫之中，他已对草菅人命司空见惯了，所以对赵桓的回答，他也只是将信将疑，图个心理安慰罢了。

而他脸上却不禁露出一种凄然的神色来。因他觉得有些恐惧，恐惧他竟从来不知道他的大哥也可以做出这样以命换命、李代桃僵的事情：在他的印象中，大哥一向是个善良得近乎懦弱的人，他没什么脾气，也不喜欢在众兄弟中炫耀些什么，尽管他的母亲是父皇最宠爱的妃子。相反的，倒是他自己仗着天资，喜欢淘气，喜欢出人头地，别的兄弟都怀着嫉妒，而与他无甚深交，只有大哥宽容地包容他，与他手足情深。

他一直以为他是了解大哥的，可现在才知道，他原来对他从来都不了解——这就是皇室吗？每个人脸上都戴着一副面具，谁也不肯摘下来，因为这副面具已深入了他们的灵肉，与他们血脉相连。

“走吧。”赵桓又一次扶起他，关切地问，“还能走吗？”

少年这才从恍惚中醒过神来，对着赵桓关切的目光，只觉得心中有种说不出的滋味：他怎么能怪他的大哥戴着面具呢？大哥来救他，可是欺君之罪呀！

是他，让大哥不得不露出皇室中人的残忍本性；是他，让大哥原